

變矮的老屋

清晨，我與朋友搭捷運，蜿蜒過新北投的街道。簇新的車廂外頭，一排老舊公寓摩肩擦踵，彷彿與車廂隔著百年歲月。

「那些老房子真難看，應該快點拆掉重建。」朋友皺眉抱怨。

我沒有回答，只是緊貼車窗，盯著那一排破敗頹喪的年代。鼻子呼出一團白霧，霧漸散，隱隱約約，浮現外婆的老屋。

幾年前的我也許會同意朋友所說的話，可是那老屋哽在喉嚨，我說不出口。

捷運繼續往前行駛，我卻感覺時光一年一年往後退，往後退。載別人前往未來的列車，總載我返回過往。車門開啓，外頭是七〇年代尾，我五歲，抬眼望，外婆家矗立眼前，好高高。

國小以前，我住在外婆家。那是一棟不斷加蓋的房子，一樓約莫四十歲，暗紅地磚，赭紅屋瓦，扛著窄狹的閣樓，彷彿生著一塊瘤；二樓二十多歲，五彩地磚，雜亂無章；三樓近二十歲，鋪著淺綠的地磚，頂著雜沓的四樓。

外婆家像一個活生生的人，會心跳，會長高。

我從小懂得探索外婆家的年紀。閣樓一隅，木板裂開，幾枝木籤嚙得白牆層層剝落，露出灰暗的水泥，像女人撲的粉底層層脫落，藏不住底下的黑斑。前廊與大廳之間橫過水綠的門檻，幾十年來讓人踩得圓圓滑滑，彷彿青筋失去彈性。

整個家都有外公外婆的生活痕跡。比方說，外公習慣午睡，外婆如果經過走廊，總會從積滿灰塵的紗窗朝房裡的外公望一眼，鼻頭在紗窗上抹出一塊留白。那留白就像外婆的眼睛，在外婆走了之後，繼續凝望共枕數十載的老伴。

我了解外婆家的一磚一瓦，甚至懂得替整棟房子把脈。外婆家用的是井水，不定時從地底汲水，呼嚕嚕嚕往樓上抽。牆薄，水管理得淺，我熟得知道在哪截牆角能隱約聽見水聲。水管是房子的血脈，我喜歡湊上耳朵，貼上手掌，感應整座房子的心跳。

有時循著水聲跑上四樓，推開紗門，右邊一排螃蟹蘭，左邊一堵水泥牆，一棵小榕樹在水泥縫伸根長葉，像我枕著外婆的臂彎。我喜歡踩踏外露的水管爬上牆，坐著輕摸小榕樹的嫩葉，有時替它澆澆水。外婆照顧我，我照顧小榕樹。

中班的我愛吃絲瓜，外婆因此想在頂樓種瓜。外公花費好幾天，依照牆面的位置樹立四根鐵條，搭起六根竹竿，用無數漆包線交織出天羅地網。幾個月後，一顆顆翠綠掛在瓜架上，外婆和我都很興奮。

從頂樓眺望，前方和兩旁都是老屋，全是三四層樓，錯落的身影掩映田地，遠方偶有火車駛過。外婆家背後是一片菜園，其中一小塊屬於外婆，時常流連她辛勤耕作的身影。外婆有時帶我上頂樓，告訴我：「外婆以前在那邊養豬，整個豬舍是外公親手蓋的呢。」或是「二十年前，菜園旁邊有一條小河，你媽都帶你阿姨和舅舅去那邊撈蚵仔。」我很愛聽這些故事。

除了安靜坐著，我還在頂樓做過一件事：洗澡。

那時我六歲，自己編劇情，想像有盜賊打算偷走小榕樹，我抄一支鐵尺，衝上頂樓退敵。太陽烈，我一下子就滿身大汗，決定就地沖涼。我用鐵鉤扣住門鎖，扭開水管裝滿一大盆水，然後脫光衣褲跳進盆裡，舀水澆上頭髮，潑向花盆，還故意舀幾勺灑到樓下。探出牆頭，看見隔壁的大嬸在曬衣服，我覺得刺激，搗嘴偷笑。我洗完兩大盆才肯罷休，躲在牆後穿好衣服，才敢向大嬸打招呼。

後來，我又偷偷在頂樓洗了好幾次澡，每次都很興奮。

夏天尾聲，母親要我回台北讀小學。在外婆家的日子就此結束。離開那天，我哭了很久很久。

灑在頂樓的水漸漸蒸散。一年。兩年。十年。不過是指顧之間的事。

國小，我對摩天大樓有了興趣，自己列表紀錄全球的高樓。起初，霸主是芝加哥的西爾斯大樓，後來寶座讓給吉隆坡的雙子星。再隔幾年，我聽說台北要蓋全球最高的大樓，興奮得好幾天睡不太著。

上了國中，我愛搭捷運穿梭台北，監督城市更新，凝望節節攀高的鋼骨。我也跟那些高樓一樣攀高，攀到建國中學，再攀到交通大學。

那些年，我很少回外婆家。

不知不覺間，我變得高傲，習慣從高處往下俯瞰。

在我眼中，外婆家不再巍巍高聳，反而低矮殘破。雜亂的牆色記載油漆工的輕率，生鏽的鐵窗標記台灣人的陋習，通往閣樓的木梯搖搖欲墜，腳一踏就嗚呼求饒。我已聽不見牆裡的心跳，也或許是不屑聽見。

很難想像，我曾如此喜歡這棟房子。

我繼續勘查台北。新穎現代的大樓一棟棟冒出，瓢蟲豆娘的菜園一塊塊消逝，建商張開大嘴，一口、一口，啃去空地、舊房、釘子戶。我樂見城市進步，笑看工程車的大嘴四處啃食，吞進簡窳，吐出光潔。

終於，龐然大嘴啃到外婆家背後的菜園。

還記得那一天，我陪外婆挑番薯葉，窗外轟地炸響。我打開後門，發覺一道鐵籬圍住大半個菜園，籬後兩台怪手高舉魔爪。跑上頂樓，只見菜園全遭圍住，挖得滿目瘡痍。我一陣難過難堪，忽然厭惡起高傲的自己。

從那天起，我再次聽見整棟房子的血脈潺潺。

從那天起，我決心往下爬。

我的足跡從信義區、敦化南北路，轉到艋舺、大稻埕、邊陲處處。我漸漸明白老屋初見醜陋，實則耐看，涵藏歲月智慧，像老人滄桑的容顏。

我漸漸明白，台北潮溼，人年輕得久，房子卻老得快。

因為許多緣故，我變得常回外婆家。菜園消失後，這房子迅速衰老。老人斑蔓延過牆壁，攻向天花板，夥同皺紋四處侵略。窗戶沉積著擦不掉的歲月，彷彿外婆黯淡無神的眼睛，窗台下暈染眼袋，雨水從窗沿滴流，一滴、兩滴，十年、廿年，汗漬匯為魚尾紋，拉得眼角日漸下垂。從眼睛望出去是鐵籬，施工機具聲從籬後傳來，鑽進老屋鬆弛的毛孔，鑽得一身老骨頭幾乎崩散。

這屋子陪外公外婆年輕過，如今又一起衰老。

每次回外婆家，我都坐在斑剝牆頭，撫著小榕樹，遠望四周的老屋與鶴立的大廈。只消一眼就明白，老屋比新樓更有個性，有生命，眉目清晰。

老屋結構不嚴謹，任憑住戶添鐵梯，裝鐵窗，砌磚牆，栩栩如生。排煙管糾結為小腸，水管縱橫為筋脈，排水口迤邐一道道黑斑與紅疤，窗口緊咬冷氣機，樓頂硬戴鐵皮帽，全身披掛電線、招牌、盆栽，紀錄歲月的遞嬗，載納一家的哀樂。老屋是住戶生命的肆意延伸，住戶性格的明確宣示，繁衍於大城小鎮，醜得理直氣壯，這份邈遠隨興遂成爲一種獨特韻致。

外婆家亦然，整棟建築隨著外公外婆的意志而形變，記載外公搭棚、粉刷、釘補的痕跡，滲透生活與歲月，例如外公搭的瓜架，六根竹竿已與牆壁融爲一體，化爲老屋的一塊血肉，渾然天成。即使外公沒留意的邊陲，水泥也爲小榕樹保留空隙，野草在夾縫生根蔓枝。外公不必買盆栽，一牆的磚縫就是一牆的盆栽。

新式大樓缺乏老屋的彈性與人味。

我每次上頂樓總望向菜園。打地基耗費數月，一旦打好，鋼筋就迅速增高，鋼骨愈來愈高，外婆家就愈來愈矮，不消幾個月就罩在鋼骨的陰影中，短少許多陽光。我有時也會望向另一頭，幾棟大樓像舊時代的墓碑矗立，火車被大樓遮擋而無法看見。

鋼骨漸漸長高，長高。老屋漸漸變矮，變矮。

就在那段日子，外公外婆也衰老變矮了。外公不再有改造家園的力氣，外婆不再能提起最大的水桶，他們難以抬起羸弱的膝蓋爬上頂樓，瓜架不再纍結翠綠。「對不起，外婆沒辦法親手種絲瓜給你了，只能用買的。」某一天，外婆叫阿姨出去買豬肉和絲瓜，一邊向我道歉。但該道歉的其實是幾年前的我。

一年後，大樓竣工，遮蔽大半視野。

我坐在牆頭仰望，新穎陽台是仰高的下巴，隔音氣窗是輕蔑的眼睛。沒多久，有住戶走上八樓陽台，遠眺許久，忽瞟到腳下幾棟矮小破屋，心情不悅而調頭回房。也許是我誤解了她，但我太懂得住戶看到老屋的排斥心情——因爲高中的我也曾爬上高樓，睨著老舊房屋，巴望它們能早日消失。

外婆家的老人斑愈來愈多，皺紋愈來愈密，皮膚愈來愈鬆弛。我感覺老屋不是被高樓比矮的，而是跟外公外婆一樣，自己變矮了，駝背了，瑟縮了。外婆家的一樓已六十歲，老屋愈來愈老，終有一天會死，從這條小巷消失。

有一天，我照例爬上牆頭，卻發現小榕樹枯死了，只剩慘白的主幹指向蒼天。不知道這純屬偶然，或者大樓的陰影就是禍首。

之後的十幾分鐘，我把水一勺勺澆上樹根，卻無從挽回。我澆得地磚一片血紅，再爬上牆頭，瞪著巍巍大樓，心頭浮現一個念頭：我想在頂樓洗澡。

我在晚飯後上樓。那晚沒有月亮，我認爲住戶看不見我，但依舊忐忑。我裝滿一盆水，蹲在盆邊猶豫許多，才緩緩脫衣。盆子小，僅攔得下一條腿，拿勺子盛水潑到身上，很冷。

我洗完一盆水，狼狽得打算罷手。起身前，再望向大樓，只見半數住戶點亮燈火，幾十隻窗眼俯視四方。我仰望許久，忽然著魔似的把兩個水管扭轉到底，

老屋略微枯竭的血脈奮力噴出、再噴出，我把水一勺勺朝天上潑灑、再潑灑，灑得渾身濕透，整個人躺在地上喘氣。我不知道有沒有住戶留意到這怪異之舉，至少我完成了一場告別儀式。

我穿回衣服爬上牆頭，凝望空蕩蕩的瓜架，上頭一顆絲瓜都沒有，只有鐵條搖搖晃晃，像外公外婆移動著嶙峋身影，巡視當年的翠綠。我記得外公舉起健壯手臂搭出堅固的瓜架，外婆灑水除草種出甜美的瓜果，如今他們卻連頂樓都爬不上來。這房子再也無法長高了，只能變矮，再變矮。

老屋誕生於胼手胝足的年代，擊舉外公外婆的夢；四周每棟老房子都是一縷舊夢。當年，房子是蓋來住的，不是蓋來看的，外觀樸拙無華，能避雨遮風也就別無所求。老屋都差不多矮，貼近大地，彼此平視；如今，爲了善用寸土寸金，爲了欲窮千里目，新樓愈蓋愈高，互相遮蔽，彼此蔑視。樓高差距就像貧富差距逐年擴大，社會逐年轉變，老屋的外貌淪爲市容的毒瘤。

老屋代表一個年代，而一切年代終將逝去。

小榕樹死後的第二年，外婆家前面兩條巷子的菜園也蓋起大樓。陽光愈來愈少，老屋再度瑟縮。

我是知道的，外婆家總有一天會死，從這條小巷消失。

儘管知道，依然不捨。

某個清晨，我與朋友搭捷運，蜿蜒過新北投的街道，車廂外頭站著一排老舊公寓。「那些老房子真難看，應該快點拆掉重建。」朋友皺眉抱怨。我沒回答，只是緊貼車窗。街景流逝，我乍然領悟，從外婆家看不到火車的原因，與其說是被大樓擋住，不如說是被時代的列車拋下。

車門開啓，我跟朋友道別，奔向那一排老屋，拿相機拍了十幾張照片。拍完，倚牆坐在地上，撫摸灰暗的皺紋與老人斑，許久。

中午，我默默搭上捷運離開。望著那一排老公寓，彷彿看見外公外婆羸弱的身影，外婆家衰老的容顏。

列車往前行駛。老屋愈來愈遠，愈來愈矮，沒多久就被拋在後頭，遠遠的，再也看不見了。